

歷代詩話續編

藝苑卮言卷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又嘗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孟兼性剛復好出人上爲按察副使上蒙歸邑令謁之不爲禮帝聞之弗善也又與布政使吳印爭帝大怒摘捶之幾絕乃賜死

當是時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溫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師劉雖以籌策佐命然爲讒邪所間主恩幾不終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辭遷命歸教授諸生以草魏守觀上梁文腰斬袁可師爲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忤旨僞爲風癲備極艱苦數年而後得老死文名家者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後以孫愼註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子充出使雲南爲元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於斯亦不

幸哉。

劉誠意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爲慶雲。擬賦詩。劉獨引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高皇帝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勳。爲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倫。高皇帝徵廉夫脩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婦謠。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樸爲弘文館學士。方貴重。上一日聞履聲。問爲誰。太樸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倪顧各散家資。顧仍書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顧倪之富。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

輩主之刻其尤者爲式饒介之仕僞吳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張洪脩撰每爲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爲中書庶吉士上試詩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部索皂人不得卽之尙書所嫚罵尙書以聞上弗責也曰縉逸當爾耶苦以御史卽除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爲一時冠而意氣闊疎又性剛多忤上聞之亦弗善也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上大怒徵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曾學士子啓上嘗召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寶帶又因醉遺火延燒民居上弗罪也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簷非小六十非凡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簷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景泰中稱詩豪者十才子而劉溥湯胤績爲之首劉太醫吏目湯參將也湯尤縱誕每稱杜陵無好句然與劉論詩伏不出一語劉欽謨載其

事及溥白鵲詩甚詳成化中郎署有詩名者無過於劉昌欽謨夏寅正夫欽謨無題與正夫虔州懷古詩懷麓堂詩話亦載之然俱平平耳他作愈不稱

桑民懌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嗄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圯悅髫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爲尙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先輩譏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譏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

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旣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淫。傳舍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眞無耳者。卽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柰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

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
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
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楊君謙爲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
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踔掉不
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
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爲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何卽自効罷
時僅三十餘旣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踪跡益詭怪寡合出敝冠服羸
輿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
貧嘗識伶臧賢爲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
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
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鞅鞚戎錦已怪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
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
俗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間謂曰若嫋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

背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歸益不自懌諸後進少年非薄之亡禮
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
祝希哲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脩行檢嘗
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齎金游允明甚洽舉鄉
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
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带可得而
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捐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
弗算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筭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當其
筭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
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
忘敝之篋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
故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詐
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唐伯虎與里中生張夢晉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過之恒曰日休小

豎子耳尙能稱醉士我獨不耶一日游虎丘會數賈飲山上亭且詠靈
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酒間具何當論詩我且戲之事更衣爲丐者上
丐賈食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柰何賈
大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賈不測始令賡張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
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蘿陰下賈陰使人伺之無見也大駭
以爲神僊云張度賈遠則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伯虎舉
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妬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嘗
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國一中貴人一外
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
時不經事意輕其詩文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爲作傳
亦足稱懺悔文耳

長沙公少爲詩有聲既得大位愈自喜攜拔少年輕俊者一時爭慕歸
之雖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遒利。天授既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要其所詣。亦可略陳。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擬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真者。然不如自運。滔滔莽莽。選體建安以至李杜。無所不有。第於謝監。未是初日芙蓉。僅作顏光祿耳。七言歌行。縱橫如意。開闔有法。最爲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絕。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厭服。衆志文酷倣左氏司馬。叙事則奇持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義取師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調而無累句。詩體翩翩。俱在鴈行。顧華玉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騷賦啓發。擬六朝者頗佳。他文促薄。似未稱是。

昌穀少卽摛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迨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樂府選體。歌行絕句。咀六朝之精旨。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朗。英英獨照。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遺也。騷誄頌剖。宛爾潘陸。惜微短耳。今中原豪傑。師尊獻吉。後俊開敏。服膺何生。三吳輕雋。復爲昌穀左袒。

摘瑕攻類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孕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刪之則精二子所不足者加我數年亦未至矣

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朝之學而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學如不楊而小撮其短又事事不如何李樂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於鳥瓊瑤之於石松桂之於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暢邊庭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之奇拔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房之華整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之於五言古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於七言律高子業之於五言古近體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李文正爲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黃才伯辭不稱法顧華玉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質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雖不得叩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饒

本色然時時已調雜之十不能得七于鱗字字合矣然可謂十不失一亦不能得八。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爲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脩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掊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漸不能平耳。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鵠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李獻吉爲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遇醉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也。

李獻吉旣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愈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長跪。李獨植立。愈怪問足下何官耶。李徐答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隙。卽率諸生手銀鎰。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坐構免。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汴。必謁李年位。

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往往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尙書待用力救得免自是不復振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爲堂奧以蘊藉爲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固不知其爲祥亦固不駭其異黃勉之云興起學士挽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其推尊之可謂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須下拜便教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觀何之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空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尙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鞚鐸耳李之駁何則曰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闊大者鮮把持文又無針線又云如仲默神女賦帝京篇南游日北上年四句接用

古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後爲離。與勉之言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構易。則麤縱而弗工。

獻吉之於文。復古功夫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何居。一曰操撰易。一曰下語難。易則沈思者病之。難則顥古者卑之。

獻吉文如譜傳于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章佳耳。其他多涉套而送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保正甫爲于鱗誌銘云。能不爲獻吉也者。乃能爲獻吉者乎。唯于鱗自云亦然。

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麟鳳乎。夫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賦至何李。差足吐氣。然亦未是當家。近見盧次楩繁麗濃至。是伊門第

一手也。惜應酬爲累。未盡陶洗之力耳。余與李于鱗言。盧是一富賈胡。羣寶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李大笑以爲知言。然李材高。不肯作賦。不知何也。愈仲蔚小。乃時得佳者。其爲誄贊辭殊古。

余嘗於同年袁生處見獻吉與其父永之僉憲書。極言其內弟左國璣猜忌之狀。末有云。此人尙爾。何況邊李耶。邊蓋尙書庭實與獻吉素稱國士交者。又獻吉晚爲其甥曹嘉所厄。良苦。豈文士結習例不免中人忌耶。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獻吉自選。然亦多駁雜可刪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黃河水遶漢宮牆。河上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一首李開先少卿誦其逸詩。凡十餘首。極有雄渾流麗勝。其集中存者爾。時不見選。何也。余往被酒跌宕。不能請錄之。深以爲恨。

昌穀自選迪功集。咸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爲刻外集。袁氏爲刻

五集五集卽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者是已
餘多稚俗之語不堪覆瓿世人猥以重名遂槩收梓不知舞陽絳灌既
貴後爲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泚額

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絕句俱有大力要之
有化境在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爲雲我作龍有酒
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
體幸強黃犧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鷄別
帝卿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鑪傍徘徊桂樹
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李雖自
少陵徐白青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爲本朝七言
律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
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夢陽具體而

微。

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逗脫者其博合史傳纖毫畢備贗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明唐伯虎報文徵明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伯虎他作俱不稱稚欽於文割裂比擬亡當者獨尺牘差工耳

講學者動以詞藻爲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爲談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諸公數聯如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處處同○殘書漢楚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詩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陽句也竹林背水題將徧石筍穿沙坐欲平○出牆老竹青千個汎浦春鷗白一雙○時時竹几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竹徑傍通沽酒寺桃花亂點釣魚船此陳公甫句也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